

冢宰

西伯姬發不行了！老人怕冷，冬天來了，中土今歲丁酉，還沒入冬就天降大雪，可是這雪降得這樣細緻曼妙，入地即化。

冷，真冷！眼看西伯姬發過了這個冬天就滿八十歲了，他可能捱不過這個寒冬，然而他雖不想死，卻也無活下去的勇氣。

人生是這樣的矛盾，喜悅會令人流淚，極端傷慟反而哭不出聲，悲傷中的眼淚能滌蕩心靈讓人獲得新生，恐懼中卻只能得苦澀的淚水，驚恐傷神啊！

西伯姬發知道自己來日無多，可是他一時寧靜，一時不安，悲喜交集的情懷日日煎熬著他的心神。他想念妹喜已，可是妹喜已總是變成姐己的容貌，他時常見到芊芊，美麗的芊芊一直不曾老去，依舊美的空靈，美的不似人間之人。

芊芊一來，妹喜已也會來，西伯姬發現在只剩下姐己的火焰身化成他心中一點點的溫暖，讓他還能活著。

太子姬誦和聃季都來沐邑陪伴他，他們寧靜的守護西伯姬發，他們都知道西伯姬發即將薨了！這叔侄兩人心知肚明，西伯姬發一旦薨了，住在程邑的周公姬旦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他一定會有所舉措，可是他兩人半生清靜，根本想像不出周公姬旦將會如何作為？他們只能保守自己的心意，不使之自陷迷亂。

西伯姬發在沐邑王宮大堂上趺坐，但是他坐不住，這種行為需要幼功，於是也只能在大床上半坐半躺著，他看著窗外的綿綿細雪紛紛，大堂上的炭爐炙熱卻不能讓他暖和。

他懷想一生所思所為，起心動念萬變多端卻又不長久，可是到後來偏偏都成了真！卻都不是如他所願而成就，他是步步退讓、被擠逼拐帶、挾持而成。

少年時他自視甚高，認為父親所言都是對的，他只要廣有勇力，就能入主殷地朝歌，讓族人過上好日子，殷地朝歌的紂王只是自大、驕傲之人，他只是有一個好父親帝乙。可是妹喜已待他好，他們是少年夫妻一直到底無有爭執，直到妹喜已歿了，他才知道妻子對他多麼重要。

妹喜已待他溫和，從無疾言厲色，每有收穫，她便歡喜，無有收穫，她依然平和，妹喜已大方慷慨，不時分送物件給鹽民，教他們用戎鹽醃漬蔬果儲存食物，朝歌來的侍女們溫和有能力，妹喜已待兒子們慈愛又不失教導，她還待上代西昌伯姬昌的妻子們女孩兒們好，娘家送來的物件都肯分送出去給老弱的部民們，失養的孩童她不分彼此，通通收養到茹宮……。殷地朝歌的女人會做事會當家，都成了西岐周部落羌人安穩的心意。

可是事情怎會變成這樣呢？殷地朝歌殷家商人大舉遷移，他們寧可失去土地也不肯留下來，西伯姬發根本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他灰心死了。

太子姬誦說的話好像有道理、又好像沒有道理，太子姬誦曾對他說過：「不與人爭，即天下沒能與之爭，人人都不爭，天下太平。」

可是他這後半生爭之不已，掙來了也失去了，妹喜已歿後他又趕走了雪女芊芊，他早就失去了一切，西伯姬發後悔死了！

聃季才六十多歲，他一生是這樣平和，慈眉善目心思單純又良善，他與太子姬誦一樣毫無心機，溫暖和煦。他身後絕不能給聃季一家添禍，周公姬旦與他同母所生，伯邑和姬鮮都歿了，他正虎視眈眈要接掌家族，聃季是女羌之子，女羌長子姬度統緒無行，其他兄弟也是匪類，於是西伯姬發只好忍痛將聃季一家遣走，他親自指了一處采邑給聃季，叫他遷去了荊州的雲夢大澤邊，帶去自家子孫連同養娘女溫一起，女溫孀孀耄耋之齡，也隨著養子聃季全家搬遷了，她的一生平安，照養養子聃季的子媳後代一如她少女時在殷地朝歌孟門的規矩。

西伯姬發祝福弟弟聃季一家，說他：

「聃季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辨，淡而無為，動而以天下行。」

周公姬旦聽了也無話可說，他的兄弟家族這樣多，少了聃季一家也沒什麼不好，更何況西伯姬發都這樣說了，聃季也得卻是個淡而無味之人，安靜至極，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吧，反正西伯姬發快要不行了，他須得耐心等待那一天的來到，不可自亂陣腳。聃季受封在聃國，他是老聃先祖，老聃史稱老子。

丁酉冬十有二月，西伯姬發薨，得齡八十歲，諡號武王。

元年戊戌春正月，成王即位，成王名誦，周王姬誦五十八歲了。

周公姬旦又來了，現在是他的天年了！周公姬旦一直稱周王姬誦為「小子」，他現在又叫小子下令，命他的長子伯禽于魯，與他並稱周公，還要進位周公姬旦為太師，冢宰百官……，這使得伯禽不得不從西岐的生門搬遷了，他千萬無奈的搬去魯，經營曲阜，周公姬旦一出手，就叫不肯聽話的長子搬家，遂了他的願，接下來他還要有些作為才好，否則他這一生豈不白白

委屈了？

可是這百官哪裡來？雖然目前暫時沒有，但是先得個頭銜，來日方長，周公姬旦手上有百官之銜可賞人，這比要他拿貨真價實的物件賞出去都方便，一個蘿蔔一個坑，蘿蔔多了，豐收之日可待。

再來就是改正朔，這可是他想了很久呢！中土過冬為一歲，以二十四節氣到冬至輪替，冬至後第一個朔日為始稱元月。周公姬旦就以元月為正月，成了一歲之首，以他的生日旦日稱元旦，再將一歲改為一年，年獸剛過，就是過年了。這些措施，都是周公姬旦在程邑想了很久的事情，事雖小，影響頗大！

他在殷家商人記歲傳統上改換稱謂，這樣一改了稱，時日久了，人民就習慣了，以後的歲月就都是他周公姬旦說了算！

中土大地在殷家之前，每歲一冬，依二十四節氣定耕種勞作和休息，並以天干、地支之始，兩兩續續組成歲、成月、成日，十二歲為一紀，六十冬為一甲子。但是今時起，周公姬旦訂定元月為正月，旦日為初一，第一個望日十五月圓為上元，這元旦就是他周公姬旦之旦了，千秋萬載以後，絕對沒有人能輕易將他忘懷。

戊戌年正月二日，周公姬旦誥諸侯於皇門，誥什麼呢？周公姬旦說：

「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沉入非不用名刑惟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

1 著者自解為：唉呀你們這些小家子的國家之人聽著，現在我最老，是族裡的長輩老人當家，不信可以看看我臉上的老人斑這麼多，還駝背彎腰就知道了我有多老大了，未來宗族裡要有什麼舉措或封賞，全部要聽我的，現在我真實的告訴你們，是周公姬旦有德，上天才命我扶助周王，周王才能自立成人長大。

於大。」

周公姬旦絕不以此為滿，既然你姬誦小子上位成王，那麼就該聽我的，周公姬旦成了家族中最老的長輩了，又能冢宰百官之名，新上位的周王姬誦是小子，就該由我這個老人家來指點你如何做好一個王，你可不能怪我，日後也不能降罪于我，說我不好！

夏六月，周王姬誦才將父親西伯姬發，也就是周武王葬在畢，和爺爺西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同埋一處，那裡最早稱畢，又改名周社，又改成灌壇，又改名壇墀，周公姬旦喜歡改名字，但是這回無論如何，周王姬誦就是要將周武王埋葬在畢，這等於否認他過去的經營，周公姬旦大發脾氣，遷延數月以後，卻也無計可施了。

周公姬旦自幼病弱倍受鄙視，長大了亦不成模樣，人人都給他穿過小鞋，他穿慣了小鞋，深知如何讓別人心裡也不好受的伎倆，現在他實權在握，替周王姬誦那個小子量身訂做幾雙小鞋子穿穿，他可是得心應手呢！

周公姬旦命祝庸做頌，祝庸是回祿之子，祝庸成了周公姬旦的禮官，祝庸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親若昊天，六合是弋，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周公姬旦深諳人要衣裝的魅力和限制，內裡不足的人要靠外表來炫耀，這是出奇制勝之法，穿上華麗炫服既可以驕人，亦可以束手不做事，凡事指使他人即可就不會自曝其短，被人發現自己的無能，同時也可以讓勤勞的人變笨變懶！

尚父呂尚一生懶怠，卻喜著精緻刺繡的衣服眩人，西岐自周公姬旦制禮作樂，壬申歲改了羌人服裝，叫他們都穿上右衽長衣大廣袖的朝歌女人禮服至今，周族羌人的女人們和無聊後輩

都喜歡這種衣服，他們可以束手不做事不勞動，只要動動口，奴隸和侍女們就要去做。現在，他更進一步要周王姬誦小子也穿上這種服裝，他還說這是「去幼志服」也等於否定了過去的羌人服飾。過去，周王姬誦一直都不肯異服，現在周公姬旦又將龔搬出來用，他說：「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也就是說，你父親武王，你祖父文王都穿這種衣服，你也不能不穿，以後你的後代子孫們，更要穿這種衣服。

那元服是這樣好笑，又有頂串珠大帽子，居然是爺爺周文王姬昌到靈台祭天時的旒冕！穿上這種衣服，行走坐臥都不方便，更別說是自理生活了！周公姬旦不管不顧，他就是周王姬誦小子穿上這種服裝見人，他又說了：「冠維元服儀禮，加冠為天子禮，天子始冠，加玄冠朱組纓也……，再加皮弁，三加袞冕、玉藻……」他越抗拒加越多，周王姬誦不得已，只好穿了。

這下可好了，穿禮服戴旒冕頭冠，周王姬誦無法做事只能束手。周公姬旦遂了願，周王姬誦比他的父親武王還要好擺弄，周公姬旦也學起周文王姬昌的僭越，他在程邑自稱周文公，周公這個名號給了他的長子伯禽，這也算是對得起妻子女勒了。伯禽封于魯曲阜，這樣一來周文公姬旦可以東西夾擊沐邑，周王只是名號，姬誦只是個小子，毫無辦法。